

中

國

歷

史

寶

庫

冷月清風

清 代 卷

趙 伯 陶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上海三聯書店

主編的話

當年，孔老夫子站在岸上觀看江流，發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

晝夜」的感嘆。後人大約受此影響，總愛將歷史比喻成「奔騰不息的長河」。可

是，這條源遠流長的大河實在茫無際涯，水深難測。自有人類社會以來，

從古到今，無論是叱咤風雲的英雄，還是默默無聞的凡夫，無論是識略過人

的史家，還是目不識丁的文盲，都既不可能置身於時代的激流浪花

之外，踏在某一處河岸上冷眼旁觀，也不可能騰空在宇宙的萬里蒼穹

之上，透徹地審視古今或準確地預卜未來。中國古代良史有「秉筆直

書」的美譽，其實（恕我直言），他們的著述已含有太多的「水份」，譬如《左傳》

開篇的寫莊公入隧道與姜氏賦詩，《史記》名篇《魏其武安侯列傳》

中的「灌夫罵座」，都有明顯的虛構。幾位絕頂聰明的美國學者撰寫《世界

史》，以尼羅河的沉沙為開場白來追述古代文明，實際上也是一種「模

糊史學」。一千五百年前中國的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指出：修史

者要「表徵盛衰，殷鑒興廢」，「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逾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可見主觀性極強。他頗感慨史學家的動機與效果很難統一，故而「追述遠代，代遠多僞」、「記編同時，

時同多詭」。可見「實錄」不易，失真度很高。我以為問題的癥結在

於古代許多政治家過於強調史籍在政治上的諷諫與借鑑作用，使修史者不得不有所顧忌、有所抑揚、有所增刪，他們在記錄、開掘歷史的

同時，又往往掩蓋了不少有價值的東西，將歷史變得單調而又模糊

了。二十年前，我的老師啟功先生就曾針對古代正史的弊端寫了一首《賀新郎·詠史》詞：

古史從頭看。幾千年，興亡成敗，眼花撩亂。多少王侯多少賊，早已全都完蛋。盡成了，灰塵一片。大本糊塗流水帳，電子機，難得從頭算。竟自有，若干卷。書中人物千千万。細分來，壽終天命，

少於一半。試問其餘哪裏去？脖子被人切斷。還使勁，斷斷爭

辯。簷下飛蚊生自滅，不曾知，何故團團轉。誰參透，這公案？

這真是一針見血！



宋神宗趙顥在爲司馬光《資治通鑑》所作序的開頭說：「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德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如果我們撇開政治的功利不談，對於廣大的讀者來講，這句話倒可以啟示我們認識讀史的目的，即：增添文史知識，加強品德修養，豐富日常生活。既然歷史是一面鏡子，就不能只反映單調的圖像，只折射出一種顏色。歷史應該是一面絢麗多彩的寶鑑，歷史的借鑑也應該是多方面的。

因此，當香港中華書局約我主編這套「中國歷史寶庫」叢書時，我們很快地達成了這樣兩點共識：作爲雅俗共賞的普及性歷史讀物，一是要把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如畫廊精品般紛陳在讀者面前，而避免單一地敘述各朝各代的「階級鬥爭史」；二是作者應像高明的丹青手作畫一樣，融主觀情感色彩於客觀圖像的描繪之中，不拘泥於歷史的成見。這個想法，也得到了叢書作者們的贊同。理由很簡單：歷史的圖卷本來就不止一個畫面、一種色彩。假如去看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畫展，面對的僅是千百幅一模一樣的《蒙娜麗莎》，即使那微笑的面孔再神秘動人，我相信觀眾們也會興趣索然的。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近幾年來在大陸文史學界成績斐然的中青年學者。

他們學有專攻，在題材的選擇上自然會有所側重，但同時也都盡量注意了廣采博覽，以力圖反映中國古代五彩繽紛的時代風貌。至於在寫作的風格

上，除了共同追求語言的深入淺出、通俗簡潔外，無論是材料的概括、分析，故事的鋪敘、描述，還是與此相關的引證、議論，各人又有自己的一些特色。我想，讀一套書，可以領略寫史的多種手法，這對讀者來講，恐怕也是不無補益的吧。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為了使這套叢書的內容更完整豐富、形式更生動活潑，更具有可讀性及保存價值，在香港中華書局編輯們的精心策劃與具體研究下，為本書配置了許多精彩的圖表及簡潔的說明文字。對編輯們付出的辛勤勞動，我們的作者與廣大讀者都是應該表示深深的敬意的。

柴劍虹

一九九一年十月於北京六里橋宿舍

引 言

「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自那位「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了一個中央集權的王朝以後，「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歷史老人蹣跚地行走在歷史的長廊中，趕了一程又一程。

逐鹿中原的羣雄，造就着一家一姓王朝的更迭；翻雲覆雨的政客，在喧囂吵鬧的歷史舞臺上扮演着奇奇怪怪、千姿百態的角色。

中國的歷史被塗抹得五顏六色……

「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閒話」（宋·張昇《離亭燕》），然而歷史的創傷卻從未能如詩詞中的輕描淡寫那般可以輕易地平復，還是元代的一位士

大夫唱出了百姓心中的悲歌：「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張養浩《山坡羊·潼關懷古》）

當歷史老人徘徊於中國「天崩地解」的十字路口時，他遲疑了，似乎在等待

着命運的裁判。也就在這時，中國東北興起的女真的後裔叩開山海關的大門，於十七世紀中葉入主中原，建立了一個少數民族的政權——清朝。

漫漫長夜於即將破曉時，會有一陣襲人的寒冷，然而沒有這寒冷，又怎會迎來朝霞，迎來早晨的太陽？清朝——這個中國最後一個君主政體，也曾釀就出一杯歷史的苦酒，然而它畢竟不是一杯可致人死命的毒酒，在這杯酒中也仍存在着希望，孕育着未來，預示着中華民族的前途……

在北京西南十五公里的永定河上，橫跨着一座石造聯拱橋，歷史的風雨並沒有將舊日的陳蹟沖刷乾淨。這座距今八百餘年、始建於金大定二十九年（一一八九）的盧溝橋，雖已經過康熙間的重修，卻仍保持着歷史的威嚴，似乎向人們訴說着什麼。橋東有座御碑亭，亭內有「十全老人」乾隆皇帝弘曆親筆所題「盧溝曉月」的漢白玉碑，作為燕京八景之一，它至今仍吸引着中外的無數遊人。

曉月是淒清的、寒冷的，沒有即將昇起的旭日的陪伴，它又是孤零零的。

「秦時明月漢時關」，月也是歷史的見證！

「月有陰晴圓缺」，月又是人間悲歡離合的象徵！



「未離海底千山墨，才到中天萬國明」，宋太祖趙匡胤的詠月詩，道出了他一代開國雄主的胸襟氣魄。然而同是一個月亮，到了宋太祖的不肖子孫宋理宗的口中，竟有了「併作南樓一夜涼」的偏促。月與國家氣運難道有如此巧妙的聯繫嗎？

曉月與寒冷爲伴，可直呼作「冷月」。它是孤獨的，卻又滿懷着激動。當東方一抹霞光初現時，它就是第一個見證！

作爲中國的最後一個王朝，清朝也正像盧溝橋上空中的那彎曉月一樣，雖寒冷，卻不乏等待黎明的勇氣。爲行將就木的君主政體唱起葬歌的正是君主制度本身！

蘇東坡曾有「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的嘆息。清涼的微風送爽宜人，曾招引無數詩人騷客吟誦的雅興，說來道去，也無非是羈旅傷心、風月情懷！這種無關政事的吟詠，到了清朝卻也招來了麻煩，有人甚至因此送了性命。據傳，有人詩集中寫有「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的詩句，就被指爲誹謗「我大清」，掉了腦袋。「清風」的威力難道比龍卷風還要迅猛？

清風吹拂着冷月，冷月清風陪伴着歷史老人又走過了近三百年的歲月。雨雪風霜、奔雷駭電在赤縣神州輪番作虐，其間雖也有細雨春風或晴

和天氣，卻是那麼短暫，徒然勾起悵惘的回憶。

終有清之世，有慷慨悲歌的風雲叱咤，也有奴顏婢膝的低三下四；有法令森嚴的典章制度，也有竄敗腐朽的狗苟蠅營；有輝煌燦爛的文化業績，也有昏天黑地的文字大獄；有圓明烈焰的屈辱，也有虎門銷煙的壯烈；有言之醜也的宮闈秘事，也有大義凜然的一代英傑……林林總總。百怪千奇，交錯紛呈，層出不窮！

赤橙黃綠紫藍青，歷史老人的調色板擁擠不堪！

將這些東一塊、西一塊的色彩，有選擇、有計劃地寫成一個個有趣味卻真實的小故事，獻給廣大的讀者，雖難以將近三百年的歷史面貌完全鉤勒描繪清晰，卻總能留下大致不差的輪廓，讓你領略一下歷史萬花筒的奇妙。

本書的寫法不是將歷史的大樹鋸斷，刨成板材再做成一個個可取悅於人的箱籠、桌椅、組合櫃……而是將歷史大樹的枝杈稍事修剪後，盡量保持原貌地奉獻給讀者。

茶餘飯後或舟車行旅中，讀者若能讀上一段，藉以了解到那「冷月清風」世界的一鱗半爪，從而增加對清代歷史的一些興趣，那麼本書也就無愧於歷史廊中的一處景觀了。



目 錄

引 言	一
興兵七大恨	一
八旗貴胄	七
柳敬亭說書	一三
吳三桂與陳圓圓	一八
遺民風範	二五
錢謙益與吳偉業	三一
八股文取士	三七
皇太后的下嫁	四五
吳兆騫之怨	五一
順治皇帝出家	五九

康熙除鰲拜	六五
明太子的劫難	七〇
戴名世冤案	七七
雍正繼統	八四
呂留良大獄	九〇
乾隆身世的傳說	九六
乾隆與香妃	一〇二
乾隆朝文字獄	一〇八
貪官和珅	一一五
天理教起事	一二〇
乾嘉學風	一二六
圓明園大火	一三三
洋務運動	一四二
慈禧垂簾聽政	一四七
百日維新	一五四
珍妃之死	一六〇



庚子事變 一六六

太監李蓮英 一七三

滿清覆亡 一七八

金聖嘆哭廟 一八三

清初詞壇三大家 一八八

王士禛的神韻說 一九四

蒲松齡孤憤寫《聊齋》 二〇〇

洪昇與孔尚任 二〇七

吳敬梓看儒林 二一四

紅樓夢斷 二二〇

桐城三大家 二二七

揚州八怪 二三三

袁枚與性靈說 二三八

紀曉嵐閱微草堂 二四四

四庫全書 二四九

李汝珍《鏡花緣》 二五七

京劇的形成

二六三

劍氣簫心龔自珍

二七〇

清代藏書故事

二七六

敦煌寶藏的浩劫

二八二



興兵七大恨

古人征戰，全要找幾條堂而皇之的理由，以告誡軍隊，激勵將士，這就叫「誓師」。周武王打起「伐無道而討無義」的旗幟，誓師牧野（今河南淇縣南），興兵討伐商紂王，《尚書》中有《牧誓》一篇，說的就是這回事情。

努爾哈赤是女真人的民族英雄，自幼有大志。明萬曆十年（一五八二），努爾哈赤的祖父和父親被明軍冤殺，激起了他報仇之心。第二年，努爾哈赤以父親遺留下來的十三副鎧甲起兵，東征西討，開始了他統一女真各部的戰爭。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他先統一了建州各部，隨後又征服了扈倫各部與東海女真，並通過聯姻等手段，拉攏蒙古部落為其所用。為了適應戰爭的需要，有效地統領日益擴充的軍事力量，努爾哈赤創立了八旗制度，並於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建立了後金政權，為以後清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基礎。

後金政權建立以後，蒸蒸日上，不斷強大；明政權卻政治腐敗，每況愈下。先是萬曆四十二年四月，郭光復任巡撫都御史，就派遼陽材官蕭伯芝，假裝成都督，動用顯赫的儀仗，揚言天使蒞臨，命令建州郊迎。努爾哈赤深知小不忍則亂大謀的道理，對蕭伯芝供給豐富，博得了蕭的歡心。

蕭責問建州爲何停止向明朝進貢蜜，努爾哈赤以「花疏蜂少」爲辭，巧妙地回答了蕭的責問。蕭臨行，努爾哈赤贈他許多禮物，又與他騎馬並轡而行，優禮備至。但臨分手時，努爾哈赤突然在馬上拍拍蕭的肩背，笑着對他說：「你哪裏是什麼都督，不過是遼陽無賴蕭子玉罷了。我不是不能殺死你，只是投鼠忌器，怕暴露你們國家的羞恥罷了。回去告訴你們巡撫，以後不要再使欺詐手段了！」一席話說得蕭滿面通紅，狼狽逃回。明朝的腐敗完全暴露，在努爾哈赤的眼前，更增加了這位民族英雄與明廷分庭抗禮的自信心。

明朝與建州爲防止爭鬥，曾立有盟碑，雙方人民皆不許跨越禁邊，「敢有越者，見之即殺；若見而不殺，殃及於不殺之人」。但這一規定似乎沒有被認真地執行過，後金建立後，年號「天命」，爲顯示威風，就於天命元年遣大臣扈爾漢執殺越邊採人參的明朝邊民五十餘人。明巡撫李維翰就扣住了後金使者十人，責其擅殺之罪，努爾哈赤以盟碑條文回答，但明巡撫仍以「抵罪」



清太祖（愛新覺羅·努爾哈赤）

